

在原罪与救赎中四处游荡

——读鲁敏的《金色河流》

禾刀



《金色河流》
鲁敏 著
译林出版社
2022年4月出版

这是一个关于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穆有衡之所以没有兑现战友何吉祥的临终嘱托，不是因为条件不允许，而是把他留下来的那笔钱用作自己致富的“第一桶金”，也因此，发家致富后的穆有衡始终难以摆脱道德原罪的拷问。穆有衡喜欢别人叫他“有总”，但谐音“没有恒”却与“有总”意思相左，侧面印证他无法挣脱的矛盾心态。有总试图以多种努力实现救赎，然而他生命终结前的所有希望均落空。

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地带，多年深植基层的鲁敏对民营企业家有过深入地接触和广泛地交流，特别是对20世纪改革开放初崛起的那部分民营企业现如今面临的代际传承困惑有过了解。许多人会把这些家族企业的传承想象得特别狗血，加之现实中个别案例的放大，更加重了人们对他们的偏见。鲁敏书写这本书，未必就可以帮民营企业家们拨乱反正，但至少为读者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让读者看到了一股鲜有铜臭的“清流”。

在这个故事里，看不到众人对金钱的狂热，金钱如同油盐酱醋般寻常，只是生活的符号。有总对市场信息的捕捉确实相当机敏，背地里他在物质享受方面表现得极为普通，甚至带着骨子里的朴素，这也是先富起来那部分企业家的群像。中风后的有总确实很希望两个儿子能继承产业，不过自始至终没人弄得清他到底有多少财产，如同同时代的企业家，他希望有人接过的是他的事业，而非他的金钱。除了节俭，有总的传统性还表现在他对家族传承的重视，他的遗言彰显了他思想深处传宗接代的传统性。

相较于父辈的辛勤打拼，两个儿子对父亲的事业毫无兴趣。对金钱最无感的当属大儿子穆沧。身为一名阿斯伯格综合症患者，他的乐趣来自于百下不厌的飞行棋，他甚

至对配偶也没什么概念，他自始至终没露出一个钱字。穆沧是几个人中幸福值最高的人，想什么就是什么，想追求什么就是什么，不遮不掩。这无异于对物欲现象的辛辣讽刺——一个病人居然成了最快乐的人。

小儿子王桑曾被有总寄予厚望，无论是事业，还是血脉传承。可王桑的叛逆性格早早与父亲划出了一条看不见且难以逾越的鸿沟。王桑最痴迷的是昆曲，这其中可能隐藏了鲁敏的个人兴致，对于一个特别专注传统文化的人设，几乎不可能纵身商海。王桑对于传宗接代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兴趣，无论是生理上还是生活上，他所做的一切，就像是履行一种天生的义务。

在有总心底，干女儿河山似乎比两个儿子还亲。虽然河山与穆有衡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有总已成植物人。河山是有总试图救赎的对象，为此他委托谢老师四处找寻那个曾经与何吉祥有过露水姻缘的沈红莲，眼看就要成功，已堕入红尘的沈红莲最终还是放弃了认亲的念头，这无疑进一步累加了有总的负罪感，同时也注定有总不可能走出原罪的阴影。其结果是刺激有总纵容河山挥霍那些金钱，哪怕她根本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就这样，有总在原罪与救赎中四处游荡，四处碰壁。

对富豪原罪的叩问乃至谴责，是这个时代无法规避的历史命题。虽然有所差别，但有总的原罪感更加难以实现救赎，他越用力，这个罪恶感就越强烈，这也是他迟迟不愿面对河山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心底的胆怯。

在鲁敏打造的这个故事中，叙事并不狗血，亦无滥情之殇，更没有争夺家产的血雨腥风，甚至也看不出商人逐利的精于算计，故事舒缓悠扬，每个人深陷自己的角色而难以改变，以致面对有总的财富，他们只是觉得因为各自所处的位置关系，不得不出场履行一下各自的责任，就像谢老师卖力地请公证人员一样——金钱在这里居然变得如此端庄素雅。

有点始料不及的是，故事的高潮是以有总的人生落幕而告终。笔者周边不乏穆有衡之类的病人，曾经即便不是叱咤风云，也算有头有脸，一旦落下这样的病根，人生转眼间切换了轨道，就像退出了某种赛道。

本书中鲁敏导入了很多社会元素，使整个故事读来很接地气。就本人阅读体验而言，本书也有所不足，比如矛盾高潮爆发力略显不足，导致整个故事张力有限。



人生有境是清欢

胡艳丽

《都匀清欢》，一本雅致、清透、别致的文人小说。作者山峰似在梦中行笔，将都匀的山、水、人、城、寨巧妙融于文字之中，风、情、景、物如水墨画般在书中流淌。小说中有移步换景的唯美，也有人物在命运交错、岁月沉浮中形成的梦中梦、迷中迷。

小说中一重梦境裹着一重梦境，一重梦境连着一重梦境。主人公云飞为帮助已逝叔叔云久“送信”，从福建福清踏上了贵州都匀的旅程。这是一场为叔叔圆梦的追寻之旅，也是一场寻找真我的寻觅之旅。小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云飞的行程为线，一步一步将其与书店掌柜枫香的相遇从相识推向相信、相知，也一步一步接近叔叔往事的真相。枫香的过往情缘、书店的诞生故事，以及已经沉入水底，又在云飞的追寻中渐渐“浮出水面”的清欢寨，都氤氲着梦的迷离。

第二部分呈现叔叔云久的记述文本，既可独立成为小说，又与云飞的探寻相呼应。在这如同双声道的两代人叙说中，叔侄命运既似重叠，又似延续。云飞像极了当年迷路的叔叔云久，而枫香也有几分像清欢寨的少女毛尖。云久爱毛尖，爱而不敢直言，爱而不敢追求；云飞面对自己的情感，犹疑、摇摆，他看不清自己的内心。毛尖爱余麦，所有的明媚皆为其绽放，爱未曾言明，一错过便是一生；枫香面对云久，有几分欣赏也有几分相期，面对未来，她主动发出邀请。

枫香和毛尖的爱皆清盈、纯粹、不染俗尘，她们若世间的精灵，爱着、伤着、悲着。时光如逝水，当年的山间精莹美妙的少女毛尖，如今化在了自己的清梦中，当年如梦似幻的清欢寨也沉入了水底。时间不过几十载，物已非昨，人已非昨。而书中的云飞能否直面自己的情感，将枫香从定格时光中唤醒，让她心随情动，把握好属于自己的倾心？

在云飞追寻的旅途中，枫香如同一个造梦者，她的书店



《都匀清欢》
山峰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1年6月出版

以人世间最有名的三个梦命名“红楼梦”“瓦尔登湖”“桃花源记”，从书到茶、再到民艺枫香染、牙舟陶，在移步换景中，云飞在陶醉，读者也在陶醉。园林中藏书店，书店中藏梦境，梦境中存遗珍。

作者以浪漫、唯美之笔，一步一步铺展情节，似要将世间的三千美好集中于这次旅行当中，云久、云飞所遇之人、所经之事，无不透着奇幻。若将梦唤醒，回归现实，必知这不过是镜花水月，生活有诸多美好，也有很多无可奈何、困苦艰辛。现实中难有毛尖般将生命定格于“初相见”的姑娘，也难有清欢书店这般唯美的书店。凡俗的我们多要一路追赶、一路遗忘，直到忘记为什么出发，直到长成自己少年时最不想成为的样子。多少人未及中年，就已经忘记了自己曾最珍视的东西，情感稀薄，直到面目全非。

小说重点不在写实，作者在书中，去掉了生活中的苟且，只管描摹人心世界的诗和远方。全书设计精巧，装帧唯美，插画典雅，在两段故事之间，还不时穿插一些关于情感、关于生命的文字“小碎片”，它们既呼应了文中主人公的情绪流淌，又似主人公的成长速写。“太阳在光芒万丈前，经过的是没有一丝光亮的暗色”“每个人都是一团迷雾，越拨越浓，浓得化不开。冷暖自知，亲疏随缘”“见人见事，见山见水，见天见地，不过是为了更好地看见自己”。小巧精妙的文字，一页一页慰藉心扉。

一山一水一寨子，一茶一酒一清欢，愿行于世，一心安好，守岁月流年，心中有暖，眼中有你。